

# 1945年8月,苏军以优势兵力对盘踞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军发动突袭—— 远东战役:海陆协同摧毁“皇军之花”

## 战前准备

说起苏联太平洋舰队对日本最后一战,与其说是海战,倒不如说是“河战”与“海战”各占一半,因为苏联红军要解放被日本霸占多年的中国东北,就必须强渡中苏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它们均是重要的水上通道,超过2800公里的河道可供大型船舶通航,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也水量充沛,可直达名城哈尔滨,因此海军的作用不容忽视。

自从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扶植起傀儡伪满洲国,一方面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构筑起坚固的筑垒地域,作为未来进攻苏联的前沿桥头堡,其中与苏联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隔黑龙江对望的黑河城就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方。经过十余年的经营,纵横交错的交通壕与密布的火力点几乎把黑河城变成“碉堡之城”,而距松花江河口仅70公里的富锦要塞则掩护着黑河城的侧翼,两者共同构成日军屏蔽哈尔滨,威胁苏联远东阿穆尔州的“要塞群”。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其控制的朝鲜半岛北部兴建大量海军基地和远程炮台,目的是封锁苏军的日本海出海口。

当斯大林在1945年5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做出对日作战的承诺后,苏联远东驻军立即开始紧张备战。就整体实力而言,曾经强大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在美国优势海空力量的打击下日薄西山,而且其主力也被牵制在南洋,但苏联太平洋舰队仍没有压倒性优势,该部所拥有的大型战舰不多,只有2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驱逐舰和大批浅水重炮舰,舰队真正的主力是航空兵、陆战队、鱼雷艇和炮艇。

面对莫斯科下达的“协助陆军登陆满洲和朝鲜并有效占领”的任务,太平洋舰队司令员尤马舍夫上将决定以下辖之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负责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方向作战,同时以太平洋舰队主力掩护登陆部队进攻朝鲜北部。

## 浴血黑河要塞

率先打响对日作战第一枪的是苏联阿穆尔河区舰队,该部由海军少将N·V·安东诺夫指挥,拥有150艘

在东北亚版图上,俄罗斯和日本是一对老冤家,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双方都欲置对方于死地。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当时的苏联红旗太平洋舰队配合陆军,粉碎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一些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耿耿于怀。



1945年8月,苏军太平洋舰队为陆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登陆提供支持

浅水炮舰和炮艇,战力远超日本和伪满的松花江内河舰队。这支舰队的任务是配合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所属第15集团军强渡黑龙江。

1945年8月9日,战斗正式打响,苏联第15集团军和独立第5步兵军从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强渡黑龙江,阿穆尔河区舰队先是出动登陆兵占领江中所有岛屿,然后用舰炮掩护陆军登陆对岸。

日军起初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懵,但很快就开始组织反击,一时间黑龙江上弹片横飞,水柱如林。苏联阿穆尔河区舰队准备充分,他们按照军舰战斗力大小来有效分配火力,其官兵训练有素,士气亦十分高昂。战斗中,由索尔涅夫上尉指挥的“无产者”号浅水炮舰第一轮齐射就命中日军黑河、抚远要塞的中心堡垒,第二轮齐射又击中日军守备队的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几乎把整个要塞掀翻。但日伪军的抵抗也非常顽强,他们用各种轻重武器猛烈还击,苏军战史也提到“密集的炮弹在周围爆炸,弹片像冰雹一样散

落在甲板上”。由于苏军的浅水炮舰其实就是“浮动炮台”,为使炮手能稳定操炮,航行速度较慢,导致屡屡被日军炮弹击中,但苏联水兵们仍坚守岗位,其中“无产者”号有一个炮塔内的炮手伤亡殆尽,只剩军士长布拉霍夫一人继续操炮射击。经过持续一天的激烈战斗,负隅顽抗的黑河要塞及其前哨阵地抚远城在苏军的猛烈攻击下宣告瓦解。

## 攻克富锦防区

当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获得立足点后,下一步便是沿着松花江继续向东北纵深推进,夺取重镇哈尔滨,这就必须粉碎日军重兵把守的富锦要塞。

8月11日早晨,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由第1内河战旅旅长克里宁上校指挥的内河舰队全速接近富锦,顶着日军的猛烈炮火强行将一个突击连送到岸上。在他们身后,由科尔涅尔少校指挥的浅水重炮舰则运送第364步兵团第3营实施登陆,同时从其他

浅水炮舰上派出海军陆战队,从后方掩护进攻部队。

疯狂的日军不仅用大炮和机枪拦截苏军登陆部队,而且丧心病狂地焚烧沿江的中国民居,试图用熊熊烈火阻挡苏军靠近。但苏联水兵没有让日本人得逞,以130毫米火炮和“喀秋莎”火箭炮猛轰日军阵地。据战后统计,仅“孙逸仙”号炮舰就在战斗中摧毁日军5个预备火力点、12个土木火力点、6个迫击炮阵地以及1座弹药库,毙伤大量日军,同时掩护登陆部队顺利接近岸边。

8月16日,苏军水陆并进,攻克佳木斯市,阿穆尔河区舰队沿松花江而上,与8月18日提前抵达哈尔滨的苏联空降兵部队汇合。在向哈尔滨开进的途中,中国居民手拿红旗,在岸边向苏军舰艇致敬。8月20日清晨,阿穆尔河区舰队抵达哈尔滨,随后苏军水兵在中心广场举行阅兵式,水兵们以整齐的步伐走过街道,路边挤满了欢庆的居民。

阿穆尔河区舰队在中国内水的作战行动获得苏军指挥部的高度评价。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指出:“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在与远东第二方面军的紧密配合中,彻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区舰队战舰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先锋队,强渡诸如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这样的水上屏障,并加速了对日军火力点的攻克和对城市的占领。”

## 朝鲜:最后的演出

与阿穆尔河区舰队高歌猛进相呼应,苏联太平洋舰队主力在朝鲜方向的进攻也如摧枯拉朽般神速。

8月9日,苏军开始向朝鲜雄基港运送第75海军陆战营,使用的舰船包括2艘护卫艇、1艘扫雷舰、2艘边防巡逻艇和4艘G-5鱼雷艇。兵力运送途中,苏军没有遇到任何阻拦,首次行动顺利完成。

不过第二次行动就不那么轻松了。8月13日13时,7艘鱼雷艇(包括第511、512、533和535号等4艘G-5鱼雷艇)在潘捷列耶夫少校率领下,从波谢特港出发,向朝鲜清津港运送第62机枪营。途中,舰队遭到日军炮击,第535号鱼雷艇被击穿艇身,所幸没有造成大碍,第62机枪营被安全送到

目的地。

8月14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接到X-127号潜艇紧急报告,称发现日军舰队,其中包括1艘战列舰、4艘驱逐舰和多艘不明战舰。为此,舰队司令部发布战斗警报,第一鱼雷艇支队接到战斗命令,随时准备出击。然而,苏军最终未能确定日军舰队的具体位置,行动只好取消。不过,接下来的任务却变得更为艰巨。

由于美军曾在朝鲜半岛周围布下大量水雷,苏军舰队的活动受到影响,苏军T-279号扫雷舰在罗津港外撞上3枚水雷,损伤严重。8月14日20时至21时,4艘G-5鱼雷艇在罗津港水域排除了4枚水雷,引爆了16枚小型深水炸弹,但危险依然存在,不久又有3艘苏军舰船触雷,罗津港被迫关闭。

尽管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仍拒绝放下武器。8月16日,苏军出动16艘鱼雷艇在塔尔塔夫斯基少校的率领下,从苏维埃港出发,向南萨哈林岛运送334名陆战队员。途中,第635号鱼雷艇因发动机故障返回,其他鱼雷艇克服恶劣天气的影响,冒着大雾抵达南萨哈林岛的托罗港。

8月17日,为加强托罗港的兵力,鱼雷艇部队再次向那里运送一个机枪连。由于大雾干扰,第38号和第634号鱼雷艇与大部队失散,自行向托罗港驶去,却遭到日军射击。第38号鱼雷艇抵达托罗港时不幸撞上石头,艇身被撞出一个大洞。第634号鱼雷艇将陆战队员们运送到托罗港北部,在靠岸时螺旋桨受损,但最终还是到达目的地。

南萨哈林岛战事结束后,太平洋舰队还向其他地区运送部队。此时,恶劣的天气和许多小型舰艇较差的航行能力成了最大的敌人。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苏联太平洋舰队在远东的作战任务也宣告结束。由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功勋,太平洋舰队及其阿穆尔河区舰队中有3315名水手、军士和军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7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萧萧

## 经典战例

## 战史钩沉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近年来发掘的史料证明,日军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化学细菌武器,而且在其他战场上也曾秘密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在1939年与苏军的诺门坎之战中,日军偷偷使用细菌武器,却造成大批日军非战斗减员,1300多名士兵死亡,堪称自食恶果。

1939年5月,日本为实现入侵苏联的北进计划,向位于中蒙边境海拉尔以南200公里的诺门坎地区的苏蒙联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此次战役,交战双方动用了数十万部队和飞机、坦克等先进装备,进行了一场长达4个多月激烈的交锋。

战争初期,日军向诺门坎地区调集了180架飞机、90多辆坦克、13个步兵大队共1.5万兵力,向驻守诺门坎地区的蒙军骑六师发起猛攻,蒙军不敌,驻蒙古的苏军第57军当即派兵支援。随后,苏联迅速调集优势兵力兵

器,在名将朱可夫的指挥下发起反击,迅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仅5月27日至30日,苏军就歼灭日军1个骑兵联队和2个步兵大队。

为挽回不利战局,日军大本营卑鄙地决定在随后的作战中秘密使用细菌武器。1939年6月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紧急召见关东军医务队长妮琢隆二少将、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大佐、“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大佐等人在关东军司令部开会,秘密商讨使用细菌武器对付苏军的相关事宜。之后,植田谦吉下达指令,命令由石井四郎中将主管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后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第100”细菌部队紧急“开赴诺门坎参战”。

7月13日,由“731部队”细菌专家和骨干22人组成“玉碎部队”,携带装有细菌的容器,秘密潜入苏军防守地区,在苏军一侧的几条河流里施放了炭疽、伤寒、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

病菌溶液22.5公斤。

然而,就在日军紧锣密鼓地进行细菌战准备的同时,苏军情报部门也对日军的行动有所察觉。通过苏军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大量谍报工作,苏军很快掌握了日军准备在诺门坎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苏军司令部向部队下发了细菌战防护命令,部队也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和防护演练。针对日军准备在河水中投放细菌战剂的计划,苏军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保障部队饮水安全。

由于日本当时还未解决细菌武器的一些技术问题,加之苏蒙联军各项防护措施得当,在整个战役中并没有因日军的细菌战造成大的伤亡,反而是日军部队遭受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原来,日军高层为了保守细菌战的秘密,防止苏联报复和国际社会的谴责,竟不向参战部队下发任何防护训令,参战的日军中高级军官都不知道日军会在此次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

# 疯狂日军诺门坎之战自食细菌战恶果

开战后,日军核心高层和细菌专家一心想得到苏蒙军遭受细菌战损失的情报,但细菌战的战果却迟迟没有到来,反而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己方部队受到细菌感染的报告,一些日军部队因为喝了当地的河水而成建制地丧失战斗力。此时,日军高层官僚和所谓的细菌战专家才意识到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慌忙向部队下达不准饮用当地河水的命令,还把细菌战的尿盆子扣到苏军头上。

然而日军的防护命令对不少部队来说已成了马后炮。在苏蒙联军的猛烈打击下,不少溃败的日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不准饮用战区河水的命令,一些逃命的士兵在极度干渴饥饿的情况下见到河流,立即捧起河水一顿痛饮,结果立刻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

残忍的日军高层为防止细菌战的秘密被这些士兵泄露,进而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苏联的报复,竟下令将所有感染细菌的伤病员集中起来,命

令日军宪兵部队对其进行“秘密处理”,最后毁尸灭迹。

据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的数据统计,日军前线部队有1300多人因感染细菌死亡。为掩人耳目,日军将这些细菌战的牺牲品称为“病因不明的死亡”。作为报复,日军将大批在诺门坎之战中被俘的苏蒙联军士兵送进细菌战部队进行人体试验,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二战结束后,苏联将远东战役被俘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医务队长妮琢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等12名细菌战犯送交远东军法庭予以起诉,追究其在诺门坎进行细菌战的罪行。“731”魔头石井四郎战后逃回日本,投靠美军情报部门,以提供细菌战资料为条件,换取美军对其免于起诉,逃避了历史的惩罚。而日寇细菌战的其他战犯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至今也未得到清算。  
魏峰